

給她，中國的白朗甯夫人林子

有一種朋友，平時可以沒有聯絡，但一旦聽到她的聲音或見到面，就會讓人特別的興奮。生命中能給我這種感覺的朋友不多，但總有那麼幾個，這是一種緣分，也是一種恩典。

□蔡益懷

這天，完成一次學校的演講，帶着些許倦意回到家，靜靜地坐在躺椅上小息。手機震盪，響亮的鈴聲悠悠揚揚，林子，一個很久沒有聲息的朋友。電話鈴聲的旋律與節奏，好像跟撥鍵人的性格息息相通，這響聲就是林子的，爽朗，明快，這是讓人第一時間就想接聽的電話，不像有些來電會讓人遲疑。

我是林子。她自報家門。其實，我手機裏一直儲存着她的號碼，有來電顯示。有一兩年沒見了吧？我問，你在哪裏？

在香港，回到香港了。我一直以為她在深圳，也隱約聽誰這樣說過。

她說，她去年九月就回到香港了，但沒跟人聯絡。

怎麼會這樣呢？我和她在微信上是有聯繫的。我們經常互傳一些彼此都感興趣的文章，不用點讚，毋須評論。有這樣的默契，只有相互信任的朋友才做得到。畢竟，時下的「朋友圈」愈來愈靠不住，可以信任的「朋友」愈來愈少。遺憾的是，我竟然不知道她已經回到香港，這是否有點不可思議？還住在柴灣嗎？我問。

是呀，翠樂邨。她說。

我連聲哎呀，早不知道，不然就約上見一面。事緣我這天下午就在她家附近。當天中午到作聯開會，下午又到附近的一間學校演講，中間隔了兩個鐘。當時還在想，有誰住在這附近，約出來喝杯咖啡，打發時間。腦中搜索了一下，想不到什麼人。有時不是想不到，是有些人想到了也不想見，自然打消念頭。無聊中只好到漁灣轉悠，又在翠樂邨樓下的兒童遊樂場閒坐曬太陽。冬日的陽光溫暖煦人，還不致百無聊賴，何況我隨身帶了一本書。

但是，不知道想見的人就在附近還好，一知就不能不惋惜錯失了機會。香港這地方，約一次見面可不容易。

聊起來才知道，原來林子這一年可不安寧，日子過得像坐過山車一樣，驚險連連。之前，她去哈爾濱參加詩會，突然胃穿孔，送院急救，一住就是一年，中間醫院幾次發出病危通知。她說，幾次都以為就此告別各方朋友了。真是禍不單行，香港

這邊房屋署見她長期不在港，發出收樓通知，限她九月遷出。事實上，她並不是沒有將情況通報當局，而是兒子代她發的電郵，人家政府部門沒有收到。這事弄得橫生變故，能不折騰嗎？豈止折騰，簡直是一次劫數，居然要上仲裁庭。好在，她拿出了過去一年住院，幾次出入生死大關的病歷證明，這保家衛屋的戰鬥才告平息。

受罪了，林子！好在一切都過去了。過去就好。

林子可不是那種會為這種驚濤駭浪哀怨的人，她像在擺談一件陳年舊事一樣，頤然回首，風輕雲淡。

她打電話來，並不是要訴苦，而是告訴我詩人夢如在中央圖書館的六人畫展上有新書發布，約我一起參加。我知道夢如的動向，她給過我電郵。夢如跟我是近三十年的舊識，她告別詩壇十八載之後，以詩相約，加上林子的盛意，哪有不到的道理？

就這樣，我和林子在中環圖書館的展覽廳又見面了。這次，她是坐着輪椅來的，由她的小兒子推着進入展廳，見到人就遠遠的揮手。她哪裏像個病人？像以往一樣，神采奕奕，雖然是八十三歲高齡的人，又大病過一場，她看上去還是那麼精神。

她站起來跟夢如擁抱，又和我熱情握手。隨後，她轉身取出兩本書遞給我。有備而來的文友相會，書是最好的見面禮。我送給她一本我的散文集，她回饋給我二冊，一本是家族史《名門家族的守望者》，另一本是史威登堡的《通行靈界的科學家》。同前一本不一樣，後一本是她自己掏腰包復印的著作。她知道我會喜歡這兩本書。朋友就該是這樣的，知道你的脾性，知道你的心性，毋須言語，默然會意。前

一本書裏收入了早年的一篇文章，〈往事如煙〉，寫父輩的苦難，我很多年前就看過影印稿。這是一卷苦難史，像許許多多的中國家庭遭遇過的歷史一樣，不說也罷。撫着兩本書，我又想起了林子送給我的另一本複製書，《白朗甯夫人抒情十四行詩集》。林子就是這樣的人，她認為好的書，就會跟人分享，複製一大批派送給朋友。有時候，我讀着白朗甯的愛情詩，就會想，林子將這本她珍愛的書複印送人，豈是送出一本書那麼簡單，她是在傳送福音，愛的福音，讓大家都領受到她所得到的愛情天啓。

同樣，我也會想，沒有白朗甯夫人的那些十四行詩，會不會有〈給他〉這一首現代經典？估計沒有，因為如果沒有那一位初戀的男孩寄給她一本《白朗甯夫人抒情十四行詩集》，她的詩情大概不會被喚醒，每天寫上一首十四行。不過，我又會想，沒有白朗甯，也會有〈給他〉，只要有那真摯而熱烈的少女情懷，一樣會有一首〈給他〉，不管是不是十四行，可能更短也可能更長，無論哪一種形式，都會有那火一樣的激情。她，就是中國的白朗甯夫人呀，一首〈給他〉，唱出了多少戀人的心聲？這首戀歌已永遠鐫刻在中國百年新詩的豐碑上，也長留在我的心間——

給他

只要你要，我愛，我就全給，給你——我的靈魂、我的身體。常春藤般柔軟的手臂，百合花般純潔的嘴唇，都在等待着你……愛，膨脹了它的主人的心；溫柔的渴望，像海潮尋找着沙灘，要把你淹沒……再明亮的眼睛又有什麼用，如果裏面沒有映出你的存在；就像沒有星星的晚上，幽靜的池塘也黯然無光。深夜，我只能派遣有翅膀的使者，帶去珍貴的許諾和苦苦的思念，它憂傷地回來了——你的窗戶已經睡熟。

一首寫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詩，鎖在抽屜裏二十多年，直到八十年代才在《詩刊》正式發表，並獲得全國詩歌獎，從此成為廣為傳誦的情詩。這說明什麼？真正的好詩是不會被時間埋沒的，相反像有年份的酒，放得愈久愈醇厚甘冽。

如果這首詩讓你看到了熱情似火的林子，那麼，我倒願意告訴你一個不一樣的林子，今天的她被生活淬煉得淡然溫潤了，寵辱不驚，寬厚而通達，無論經歷多少磨難，都不留痕跡。我知道，在她心愛的人離她而去的時候，她是怎樣的悲傷，那是另一種至烈的愛與痛。我從她的文字中看到了一個女子悲歡離合的一生，但無論喜樂還是憂患，順境還是逆境，她就這樣走過來了。她並不高大，但她總是那樣高雅，這是一種渡盡劫波的平和與從容。

在中環圖書館的展覽廳裏，我第一次想到要和林子合一個影，因為我不知我們下次再見會在何時。展覽廳裏有各種的面目與表情，久別的重逢，不經意的邂逅，不期而遇的驚喜，或有意無意的迴避，一如風格各異的畫面與色調。展覽廳，又何嘗不是一個聚散的渡輪碼頭？你來我走，匆匆一面又分手。我和林子見過面，完成了相見贈書敘舊的心願，也各自消失在展覽的不同區間，她有她的喜好，我有我的選擇，我們各自遊走。

畫展開幕禮仍在進行中，演講嘉賓正在滔滔不絕讚美參展畫家的畫功，我悄然告退。我沒有看到林子，估計她在展覽的另一端。

告別，有時只是一種繁文縟節。手持林子送贈的書，千言萬語已在其中，心靈相通，俗套可免。

見字如面，相忘於江湖又如何？

·蔡益懷

香港著名作家，文學評論人。現為《香港作家》總編輯。著作有小說集《前塵風月》、《情網》、《港人敘事》、《想像香港的方法》、《小說，開門》等。

日落嘉頓山

雖然不是深水埗人，但卻與深水埗有一段緣。當年曾在深水埗上夜校，而夜校，就在嘉頓中心對面。之後又在城市理工（當時尚未正名大學）修讀兼讀課程。那時候，傍晚時分，也常常經嘉頓、上石硤尾、穿南山邨，回城市上課。回想起來，也真的很「奢侈」。也許，正因為這樣虛耗時間，所以成績……

那時候，美荷樓尚未活化，石硤尾仍未重建。而石硤尾公屋的那些紅磚牆籬笆，至今仍然歷歷在目。雖然常常經過，但當時卻不知道嘉頓山的存在。說實在的，由於傳出嘉頓中心重建的消息，才勾起那段回憶。

嘉頓中心堪稱深水埗，以至香港的地標，屹立深水埗青山道現址超過八十年。現時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擴建的七層高建築物，是戰後建築的代表作，由著名建築師朱彬設計。屬現代主義，樓頂紅色商標，按不同座向設計的遮陽板及便民的鐘樓，簡潔實用，展現戰後社會着重效率與功能的烏托邦理念。同期類近風格的建築，包括中環政府山建築群和中環大會堂。

嘉頓的麵包生意起源於一九二六年，並於一九三二年遷至現址。嘉頓中心亦見證了香港的重要歷史事件，包括：二戰和雙十暴動，是本地歷史的活化石。而「生命麵包」，也絕對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無怪乎重建的建議，遇到九成反對意見。說實在的，真的不能想像一個沒有了嘉頓中心，沒有了嘉頓鐘樓的深水埗！那個周末，在南昌公園享用過一頓豐盛的

陽光饗宴之後，便往欽州街、青山道方向走，目的地就是嘉頓山。而目標，就是嘉頓山的日落。我們在日落前約半小時到達「嘉頓樹」身處的小平台，當時已聚集了不少人，還有些已安放好三腳架，準備捕捉那神奇一刻，和深水埗的璀璨夜色。

等待，是最磨人的。就在太陽依然刺眼的這個時候，身邊的玉琴說，這個景觀，比想像中差多了，遠處滿布「天秤」，不見無敵海景，沒有百變雲彩，眼前樓宇不高，嘉頓亦不明顯……雖然，她說的都是事實，但此時此刻，欣賞的，又豈是不存在的水天一色、落霞孤鶩、華堂大廈，甚或鱗鱗夕雲？

其實，嘉頓山只是個小山丘，官方地圖也沒有標示名字。正確名稱是喃嘸山，但出處已無從稽考。由於鄰近深水埗地標嘉頓中心，因而俗稱嘉頓山。而因為山上有一小門可進入石硤尾三號配水庫，因此又名水庫山。山上昔日還有一座小小的飛機訊號燈塔，所以又稱燈塔山。後來啟德機場搬遷後，訊號燈塔也隨之拆掉。今天，嘉頓山除了是街坊晨運早操的好地方，也已成爲觀賞和拍攝深水埗日與夜、黃昏與夜景的熱點。

嘉頓山雖然不足一百米高，但視野開揚，可俯瞰深水埗和石硤尾的公屋、附近的豪宅和舊式唐樓，還可遠眺昂船洲大橋，而西九龍、中九龍、青衣島、香港島盡盡收眼底。雖然海岸線已被一幅幅如「大屏風」的華廈所遮擋

，但立於山頭，卻有一種寧靜舒泰的感受。在此送別夕陽，足以瀟灑蕩憂。

際此「天長落日遠，水淨寒波流。」雖非「崢嶸赤雲西」，但卻「日腳下平地」。眼前排闥萬里，時空恍惚駐留。不禁問，「落日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相傳朱自清很欣賞近代詩人吳兆江那兩句詩：「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此刻細味，亦深有同感。

當夕陽回歸地平線，天際的光與色亦倏然幻變。有人開始下山，亦有人不停「咔嚓」。而我們則「堅守崗位」，等待華燈初上的那一剎。終於，剛才車水馬龍的欽州街，已在不知不覺間，變得燈火通明，恍如奔流不息，推動深水埗無盡活力的大動脈。

這時，「嘉頓樹」的樹冠，儼如天秤般伸開兩臂，一手抓深水埗石硤尾，一手抓長沙灣和白田。眼下已然萬家燈火，反而凸出了嘉頓中心的白底紅色名稱和商標。雖然稱不上完美的日落，但卻絕對是一個極其愜意的黃昏。

天空中，一直有著架無人機在盤旋，真的很想，很想看一看，從那個高度、那個視角拍攝的，此刻、此在的深水埗夜色。

·曾偉強

香港詩人，作家。著有《想飛》、《藍巴勒隨筆》、《吐露港的星空》等。



□曾偉強

【童詩】

辛夷（外二首）

□連璜

小山拉着雲兒的小手
一起溜進噴香的春日小園
小山輕輕問
辛夷着花未
雲兒靜聽小山描繪花樹
似筆鋒指向天空？
似火焰燃燒枝頭？

拐個彎，小山和小雲站在辛夷樹下
小山一見驚呼——
春天點起火燭了
雲兒說
說得真美
雲兒也努力想像
朗朗笑說
一朵朵花兒
就像一隻隻小鳥高立枝頭
小山默默記誦雲兒的話

看書

我眼淚汪汪地看書，
悲傷的景象模糊了眼睛，
悲淚滴進嘴裏，
苦藥一般，又酸又鹹。

我眼睛直勾勾地看書，
神奇的景象投在黑亮的眼睛裏，
眼珠打着轉，
驚奇的片段一個接一個跳動。

我笑盈盈地看書，
歡欣的景象投在玫瑰色的眼睛裏，
眼珠打着轉，
玫瑰的色彩一塊接一塊盤旋。

悄悄的話

聽聽，浪花在說悄悄話：
「最愛撥弄風的琴弦，
最愛跟浪一起打歌謠。」
悄悄的，海邊開滿朵朵浪花。

聽聽，小花在說悄悄話：
「最愛清幽藍天銀鈴鈴的笑，
最愛跟小草一起做拱橋。」
悄悄的，草地上開滿五彩小花朵。

聽聽，小朋友在說悄悄話，
「最愛親近爸爸媽媽。」
悄悄的，臉上開滿一朵朵笑，
爸爸伸手摘花，
原處馬上重開另一朵。

·連璜

香港寫作者，兼職書稿編輯，有隨筆集《感子故意長》。

【散文詩】

與花為鄰

□文榕

我喜歡在花園靜坐，太陽和月亮的熾熱與清輝交替滋養我。白天，我伴隨清涼的瓜果一同生長，我們互相品嚐彼此的甜蜜，每一束花都都是一束光，帶給我聖餐般的喜悅，我逐漸豐腴；夜晚，另一種神妙的況味，圍繞着我的星星和蝴蝶蜜蜂一起起舞歌唱，我感受宇宙的春情和愛的洋溢，像花朵一樣長出了翅膀……

介於黑夜和白晝之間的黃昏，我變得通透和翠綠。我深入我的內心，開始融入花葉的思想，傾聽她們唇間的密語，我劃分朝霞和晚霞的區別，再貫通其間的相似，以日落和月出作為我盛宴開始的祭祀。

如此，我在日出日落之間不再心慌，我品嚐瓜果佳餚，冥想沐浴更衣，披肩是我唯一的掛飾。很多時候，我省略語言和交流，鮮花讓我心緒熨帖。有時我足不出戶，與花為鄰，我們常常互相凝視，深情款待，直至石爛海枯，再也分不清彼此。

·文榕

本名顧文榕，《香港散文詩》常務副主編，香港《橄欖葉》詩報主編。著有《輕飛的月光》等六部，曾獲第三屆中國散文詩天馬獎等。